

钱眼识人

张曼玉的旗袍不好穿

9月20日这一天,一支化妆品的广告片狠狠喂了大家一口怀旧粮,久违的影后张曼玉不但出演而且还承担起独白、剪辑的工作,等于说距离上一部剧情片(2004年的《清洁》)差不多2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念念不忘的回响。毕竟在这些年里,她是被讲述的对象,前不久老搭档梁朝伟在水城威尼斯拿到终生成就奖,惯例盘点他的作品时怎么可以少了《花样年华》,这就让我想到一幕经典画面,记者问演员为何导演要在片尾加新闻片素材,社恐梁朝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,张曼玉接过来输出一段被高赞的解读,导演的镜头就像望远镜,又拉远

了一些,观众会觉得原来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多么渺小,有评论区说这就是演员有文化的表现。与其说张曼玉有文化,真不如夸她的悟性极高,哪怕演过二十多部电影的花瓶,不也撑破瓶体成为摇曳的影后花,自在、娇艳、丰润。今天更想说一个并没有指名道姓,视张曼玉为偶像的青年演员倪妮,想说她的遗憾和可惜。她与张曼玉的连接点是“旗袍”,众所周知,倪妮以谋女郎的身份出圈,在《金陵十三钗》中扮演玉墨,一身旗袍扭出秦淮河的迤邐。恩师张艺谋说之所以选倪妮,就是在地还在读大学十几岁的

时候就看出未来发展的一种戏路,那就是“媚”,后来她出演了亦舒小说改编的《流金岁月》,大家是不是觉得选角有些妙,倪妮拿的是“朱锁锁”这张牌,而三十多年前张曼玉出演的是“蒋南孙”,当时的电影导演杨凡说自己是故意的,在大家的认知中张曼玉难演大家闺秀。今年有一部网剧《西出玉门》,倪妮出演身世成谜的拽姐叶流西,结果过于向观众push她的美、媚而被认为有些“油”了,我看过一些片段发现原因就是几乎是复刻套路,比如咬眼镜腿儿、比如把腿搁在方向盘上,甩头发等等,用一次两次是亮点,但多了就让人有被侵扰的

不舒服,我知道你美了还不行吗?张曼玉也不是没有用过套路演戏,在她早年演戏剧就是哇哇的,演开心就是前仰后合,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,她本身的面向其实不是媚是憨,天生的小兔牙让她更多的是小女孩的天真感。她真正“媚”起来反而是成为演技派之后,但媚得很有章法,有逻辑,同样是边关传奇,她演金镶玉,媚是武器,对敌不对友,在情义问题上她是有男子的担当;在《青蛇》中,媚是动物本能,悦己不悦人,在儿女问题上她是初学者更是质疑者。倪妮靠一身摇曳的旗袍成名,张曼玉在影史上最夺目的也是一身

身变幻的旗袍,两者都美,但前者媚在皮相骨肉,后者则更有文化关照的韵味。举一个小例子,苏丽珍每一次选的旗袍都有用意,或与孙太太客厅的灯罩呼应,或与剧情推演的结论相关。说到底,在张艺谋的电影里,玉墨虽是女一号,但真正的主角其实还是导演为代表的男性猎奇与自我感动。从表演的难易程度来说,前者好穿,后者就有些难了,因为穿上一身就要调动一种情绪,曼玉从此封神。

钱德勒 媒体人

花言俏语

爱来如山倒,爱去如抽丝

“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”,放到麻赢心导演,周冬雨、章宇、张宥浩主演的电影《鹦鹉杀》里,似乎也合适:“爱来如山倒,爱去如抽丝。”

所有讲述杀猪盘案例的新闻,都在被害人被骗之后结束,似乎这就是一场单纯的骗局,但杀猪盘的不同之处在于,受害人是因爱的渴求被骗,在一场杀猪事件中,TA所感受到的不只是钱的损失,还有人格的暴击,情感的重创,这种暴击,和真实的爱情事件中的暴击,几乎没有两样,原来爱可以戛然而止,原来有人可以不动情,原来连爱本身都有可能是假的。杀猪盘有两条伤害线,但后一条从来没有被重视过。

《鹦鹉杀》试图补上的,就是被骗之后的故事,是另一条伤害线,是案例报道里,不能尽述,也不会关心的事。一场粗暴的骗局,和钱财的损失,在电影的前三分钟就完成了,周舟重建自己和抚慰自己的过程,探求爱的真假的过程,才是后面90分钟的重头戏。

《鹦鹉杀》用不可能的巧合,给了周舟这个机会,就是让她在抛开钱财损失不谈的情况下,看看爱是不是存在,当她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,站在骗局实施者面前的时候,在近乎真实的相处发生之后,对方是不是依然不为所动。

她设置的所谓反杀骗局,其实不是骗局,而是她没有完成的感情,是她感情的下半场,经过包装之后,用在了这里。这是她的以命相搏,极其危险的操作。博弈完了,她才能把自己的感情真正抽离完毕。这个故事其实和骗局没有关系,这种博弈可以放在任何环境里,金枝玉叶,假凤虚凰,都是这类故事。

林致光作为这个故事里的一个具体的人,一个还没有彻底天良丧尽的骗子,摇摆了一瞬间,恍惚了一瞬间,那个瞬间,就是周舟想要的。可能换一个骗子,就不会有这一瞬间的摇摆,但在这个具体的故事里,这个具体的人,摇摆了一瞬间。这个瞬间,是周舟渴爱之心制造的幻觉,还是出自林致光一瞬间的人性明灭,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周舟以命相搏之下,激发了这一瞬间的明灭。

那个瞬间长达十五分钟。而很多貌似真实的感情,其实也不过是长度稍长的骗局,可能是十五天,可能十五个月,甚至十五年。另一个故事,和它有相近的追求:“这个人是我爱我的,

她突然想,心下轰然一声,若有所失。‘快走’,她低声说。”

《鹦鹉杀》的主演周冬雨和章宇,都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演出,但电影里有几个细思极恐的瞬间,都属于张宥浩演的许照。

第一个瞬间,时间线一折返,许照和林致光在东南亚的雨林里接受诈骗训练,观众才恍然大悟,原来他们是一伙的,而且都来自深渊,那个瞬间特别可怕,就像王恺说的,表面上甜美的果子内里是腐烂的;第二个瞬间,许照问林致光,“她的60万够不够你解决问题”;第三个瞬间,许照站在窗前绞手里的扑克牌,这里的牌应该就是出牌的意思;第四个瞬间,许照在大雾里骑着摩托车,狰狞一笑。

我倒不能想象这个角色换成别人会怎样,但正是张宥浩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纯真甜美的人,皮相和心相的深渊般反差,反而有一种特别阴森的感觉。而他的阴森,也揭示出三人关系里最暗黑的部分。

要是给许照、周舟、林致光这三个人的欲望关系找一个对照组,我觉得最贴切的是电影《东方不败》里的东方不败、诗诗、令狐冲。就像诗诗是东方不败的替身,是东方不败献给令狐冲的肉体记忆,许照其实也试图把周舟变成一个献祭的猎物,一个欲望的替身。他后来特别失望和绝望,是因为发现周梁跟林致光其实本来就认识,关系比他想象的深切得多,他完全没有拿地做献祭的资格。

如果找一个不那么贴切的对照组,应该是《卡萨布兰卡》里的里克/伊尔莎/维克多,里克借助自己面对伊尔莎时的克制,和最后做出的牺牲,攀升到了自身的最伟大,向维克多致敬。

周舟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里,非常执拗地,找回了自己在欲望关系里的主动权。靠的不是智慧,而是自己的执拗和以命相搏。显然,这也是一个心理学叙事里非常经典的“公主走过黑森林”的故事,而我们的“公主”周舟之所以能走出黑森林,就是因为她的执着,执着寻找情感真相,以命相搏一般地望向人性的最深处。这也是这个电影,有别于别的描述电诈的电影,最关键的一环。

韩松落 作家

早闻狄声

佳人做贼

影视剧创作的潮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但总有一些作品让人有“卿本佳人,奈何做贼”的感悟——你理解它的成功,却又着实遗憾这种精心算计后的成功。比如以“顾晓声”之名重出江湖的郭敬明新作《云之羽》,比如讲述妻子和第三者联手打击“渣男”的“她题材”作品《好事成双》。

从质地上看,两部作品都称得上“天生丽质”,有着跳脱于同类题材的优点。郭敬明浮夸而执拗的审美,不仅让《云之羽》如约送上了演员们的“颜值盛宴”,也贡献了不少流水线木偶剧无法比拟的唯美场面。和《小时代》如出一辙的青春疼痛,随便搭配都能嗑起来的爱情与友情,也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又一代观众的“中二矫情”——当然,“中二矫情”不是错,不过是见仁见智的观看偏好罢了。

同理,《好事成双》坐拥滕华涛领衔的金牌班底,都市质感强,主创演技在线,全职太太筹谋反击“渣

男”的故事也足够吸引眼球,极度挑动观众情感神经的高浓度桥段更是络绎不绝。无论是全职太太的绝望痛哭,还是她选择与第三者合谋的悬念感,又或是出轨丈夫的恼羞成怒、青梅竹马的默默守候,每一个场景都戏剧性十足,让人不自觉地期待下一个反转。

但这些所谓的优点,一方面离不开“同行衬托”,另一方面也是创作者精心算计的结果。那些只谈情绪不讲逻辑的情节与场景,能快速让人“上头”,也因此经不起一点推敲。

具体来说,《云之羽》的“谍战”幼稚得仿佛过家家,两大门派之间的攻防大多是“为反转而反转,情节的推动总是叫人如坐针毡。甚至是到了大结局时分,《云之羽》依然主打一个云里雾里。人物的归宿如何,没有答案,自行体会。

《好事成双》的“婚姻反击战”,则在打开爽剧模式的同时,不遗余

力地挑战观众的常识:试问在处处受限还被转移了家庭财产的情况下,一个全职太太得有多么异想天开,才会将逆天翻盘的希望寄托在与第三者的联手合作?而在刻画第三者的行为时,剧集又是多么偷懒,才能毫无悬念地配置了小镇出身、父母缺爱、弟弟扶不起的“三件套”,仿佛所有的不道德,用“原生家庭”四个字就能轻轻带过。再对比剧集主打的“女性成长”主题,这场被硬凑在一起的复仇,越发显得猎奇、漏洞百出。

故弄玄虚的“美学”,分分钟打脸的“爽感”,源源不断的狗血冲突,还有宣发时层出不穷的高大上概念……这些作品的成功,是如此理所当然,却又如此叫人痛心——把步步为营的鸡贼算计用在好好打磨作品、尊重常识常理,很难吗?

李原秋 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渣男覆灭记

姐姐妹妹站起来,组成复仇者联盟,向世间渣男发起炮火猛烈的反攻——近日开播的古装剧《九义人》和现实题材剧《好事成双》,不约而同地展开这类讲述。大女主爽剧在此时有了新的变种:女人何苦为难女人,新时代的甄嬛与华妃极有可能握手言和,把枪口转向男人——她们视其为一切不幸的始作俑者。

比如《好事成双》里的张小斐和张嘉倪,情敌相见,分外眼红,不过又醒悟过来:“小三”有错,但错的根源在于出轨的老公。她俩一个欲讨回女儿抚养权,一个要试炼情爱真伪,于是结为统一战线。《九义人》里的吴倩与胡意旋,一前一后被绣楼主人玷污,原本以为是雌竞,揭批恶人真面目之后,将其扳倒成为她们旷日持久的事业。在她们看来,斩杀了那些渣男,就能迎来岁月静好。

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

这些影视剧里的渣男,已经被符号化为万能反派和矛盾靶心。尽管有人早已呼吁勿用“渣男”这类词涵盖复杂的人性变化,但渣男型人物的面目,经由影视剧极致化塑造,已经定型,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特征:自我感觉极好、极度自私、擅长索取、不负责任、以玩弄感情为乐等。他们往往风度翩翩,还拥有颇高的艺术造诣与商业才华,却无不舌灿莲花,各种套路:《九义人》里乔振宇饰演的烟雨绣楼主人,绣艺名冠天下,却以关爱调教之名对绣楼女孩们极尽PUA之能事;《好事成双》里“许幻山”李泽锋饰演的伪君子,与妻子同床异梦,在外拈花惹草,讲起谎话面不改色心不跳。

如你所见,在这些剧中,已经没有浪子回头的任何可能,与渣男斗,成为惩恶扬善的人间正义。看女人们结盟,一路杀得痛快,整个复仇历程堪称她们用血泪写就的“黑暗荣耀”,只是剧终之时,一个渣男倒下了,未来怎么办?已经有人在嗑张小斐和张嘉倪的CP,那意思是信爱情不如信姐妹,失去爱的信任与能力的她们,恰成一对“末路狂花”。

更为迫切的一个追问应该是,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在新书《将熟悉变为陌生》里指出,在消费社会与网络世界里,人与人的关系,已经变成人与日用品的关系,投射到感情与婚姻关系上,伴侣双方都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,害怕自己会像过时的服饰一样被抛弃。他的说法也能解释出轨的某种逻辑:当遇见更有魅力的人时,会发生什么?“就像对待芭比娃娃一样:一旦新品上市,就会把旧的换成新的。”所谓渣男,也是体现在这种喜新厌旧上。在鲍曼看来,真爱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平衡与补充,如果一直处在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主义者的孤独之中,不会获得幸福。《好事成双》形容那个伪君子,“他不爱我,也不爱你,他只爱他自己”,就是例证。

与其说敌人是渣男,不如复盘一段关系为何开始变得了无生气。更重要的是,提前退场的权力,也可以掌握在女人自己手中。

长风新 媒体人